



榕村語錄序

孔子而後三更五百餘歲而至朱子能傳孔子之心者朱子也由朱子而來至於今又五百有餘歲矣依傍者徒拾其皮毛超躡者遂迷其宗派惟安溪李文貞公篤敬義之實學得誠明之正傳潔淨精微尤深於易而羣經道要乃一以貫之凡所述造無不有以發前儒之所蘊而覺來哲於無窮其於朱子蓋異迹而同神焉則五百年來以公直接朱子者

序

乃萬世之定論非叙一人之私言也顧叙生

也晚讀公之書而不及遊公之門迨壬子歲

受知於交河先生由交河而溯安溪私幸猶

得附於門下士之末去秋獲識公之文孫

立侯侍讀因示我以榕村語錄三十卷蓋與

其師畫堂先生先後編集者則凡公生平講

學明道之大全犁然具在反覆研玩直如登

吾漢之堂而日覩其口講指畫焉是則生公

遺者未必不反幸於並時者已間嘗考之語



錄之興蓋非晚近其亦體原於洙泗者爾故今
所傳論語家語即孔子之語錄也厥後揚氏法
言王氏中說摹其似而未得其真及二程遺
書朱子語類出則傳其心而不襲其迹與摹
其似寧傳其心之為要乎而議者或謂異氏
有之嫌於其體毋乃弗深考而反客為主者
耶至於不避方言詞未古雅則牖民孔亟而
不暇立文正所以為儒門之實錄耳彼文士
之氣習豈足與語斯道之傳哉顧二程遺書

序

二

其理雖精而部分未晰朱子語類各以類從
矣而門目又太瑣且語多複重是則編書者
之責也此書編次悉依公平日講學明道之
要領故簡而該精而密一開卷而窮理修身
之方內聖外王之道若網之在綱可提而挈
若堂之有陳可由而升其以此為六經四子
宗五子之階梯可也則公之繼絕開來不亦
深有賴於此書之存哉抑吾聞之論語家語
皆門人稊記之而論語尤精蓋曾子子思論

篋之力也今侍讀與畫堂先生於師門繳旨訖
篋簡當功在後學自不待說故余既論五百之
統非公莫當又以此書編集之精而漢明德之
後有達人為大可幸云謹薰沐盟手而為之序
乾隆癸亥仲春門下晚學生東吳張叙敬識

序



三

此書之於我亦不無裨益也
蘇林至人處天有筆云勤業不盟手
無非公莫勤又心加書端其
水商勤故其外學自平
其之也今付爾

榕村語錄書目

卷之一

經書總論

大學

卷之二

上論一

卷之三

上論二

卷之四

榕村語錄

下論

卷之五

上孟

卷之六

下孟

卷之七

中庸一

卷之八

中庸二



卷之九

易一

卷之十

易二

卷之十一

易三

卷之十二

書

卷之十三

榕村語錄

詩

卷之十四

三禮

卷之十五

春秋一

卷之十六

春秋二

卷之十七

春秋三

江

孝經

卷之十八

六子一

卷之十九

六子二

諸儒

卷之二十

諸子

道釋

榕村語錄

卷之二十一

史

卷之二十二

歷代

卷之二十三

學一

卷之二十四

學一

卷之二十五

書目

三

性命

卷之二十六

理氣

卷之二十七

治道一

卷之二十八

治道二

卷之二十九

詩文一

榕村語錄

卷之三十

詩文二 韻學附

右榕村語錄三十卷 下相徐先生

之所纂記也先大父嗜學無厭所與

諸賢論討者往往發前儒之蘊惟先

生相與晨夕垂三十年講解之下神

愉心融輒筆而錄之所存最富乙未

後哀爲此編其中有採諸遺書評語

及先從祖光坡從父鍾旺所記者各

書目

四

注明條下至高陽郭君珣暨清植皆
先生及門士問記所聞亦概附入或
謂語錄不過方言體製實昉於異氏
不如儒書雅馴非所以行遠然自二
程子以及上蔡謝氏龜山楊氏皆有
之朱子進學自上蔡語錄而入於二
程語錄手加釐訂佩誦終身蓋其理
醇其詞顯君子方喜其覺世之易不
當泥於句字今古之閒以爲癡罅也

榕村語錄

五

不然字奇句險宜莫如法言顧以義
膚味短反見黜於前儒何耶朱子語
類勉齋諸賢不與編輯以故門目支
離詞理冗複致使姚江之徒得摘其
失指者托爲定論以訾朱學讀者惜
之是編分類僅舉宏綱而逐條各有
次第蓋大父論纂書之法雅意如是
旣成先生以授清植正襟溫習之下
溯祖訓凜師傳大懼荒落以懸以奮

大傳所云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是
編之謂也已酉中夏朔日清植敬識

榕村語錄

六



錄之謂也曰酉中夏朔日清植敬識
大傳所云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者是

榕村語錄卷之一

經書總論

孔子留下幾部經部部精妙佛書一看便有佛氣老
書一看便有老氣經卻一槩正當無他聲色臭味
在聖人手中一過便純粹無倫天下之道盡於六
經六經之道盡於四書四書之道全在吾心

孔子之書如日月經天但看尊之則天下太平廢而
不用天下便大亂

孔子六經字字可信博學多能一肚皮家當卻又江

榕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一

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只是細心到極處謹慎到
極處

夫子所留下的書萬理具足任人苦思力索得箇好
道理若是他不說的所見畢竟不確久便自見其
弊如所見實在精當再向他書上細心尋求卻原
在裏面包著雖聖人亦有所不知只是他不知的
就不說如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殷禮吾能言
之宋不足徵他原曉得因無徵便歇了有這本事
又有這箇道理何從尋得他箇破綻出

尼山造化在其手。易本卜筮之書。春秋本記事底檔。書亦流傳的數篇古文。詩本風謠樂歌。一經其手。便都道理完備。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是何等手段。朱子兩眼實在明亮。大學中庸其所服膺。易中序雜等篇。未嘗有異詞。孝經雖疑之。亦不敢決謂可廢。惟前人以書傳爲孔子作。詩序爲子夏作。直決然斷其妄。此乃確論。

四書中公案有極難解處。要想箇透。使了然於心。自己臨事方得力。聖人在衛六七年。受其公養。當時

榕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二

既不脫冕而行。君相未嘗見招。不便自歸。而老必還鄉。遂在近處栖止。只得在衛父子稱兵。已是亂國。孔子不做其官。不與其事。而不爲衛君。必也正名。一絲不苟。至些須餽養。周之可受。固不必矯之。而饑餓也。嘗論篤信好學章。自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一直趕到那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其義甚備。有安邦自不入危邦。有治邦自不居亂邦。至天下無邦。只得無道則隱。隱只不做官。便是當日孔子聲名滿天下。無處避。逼到歸宿處。只是甘貧賤而已。

孟子王由足用爲善一段說話信是盡君臣之義當時作客卿不受祿便已爲去地其出處進退亦毫無可議

人欲窮經畢竟以經聖手者爲妙易書詩春秋周禮隨分精熟一部受用不盡儀禮雖亦聖作但在儀節上講何嘗不是道德性命所發見畢竟略隔一層禮記中聖人議論亦多但大半出自漢人不盡是聖人之筆

詩書皆聖人選定文字所自著者惟易周禮春秋而

榕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三

已學者豈可不盡心周禮是洪範衍義春秋義法大抵一出於周易聖人取法古人却又是自己一箇規模

諸經多將首二篇包括全書之義乾坤兩卦括盡易理二典二南亦括盡詩書詩書中道理總未有不從脩身齊家說起者冢宰管到宮闈瑣細俗儒疑端以此爲首不知此乃脩齊之要正治天下之本春秋隱桓二公亦盡一部春秋道理隱無王桓無天無王者隱公終身未嘗朝聘於周直似非其臣

子者然無天者桓公弑君王不加討又從而恩命
稠疊焉惟此二義一部春秋豈復外此

文章隨世運雖孟子不免雜戰國之談鋒朱子不能
脫南宋之衰弱惟洙泗不隨風氣觀左國等書可
見風尚夸靡聖門卻撰出一種雪白文字又各體
不同論語是一種大學是一種繫傳與中庸又是一
種乍看是黑洞洞的中間卻分明一大世界道
理根源都在此春秋更奇又是一種王荊公好古
文獨詆春秋其實春秋是作古文之根一字不苟
格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四

稱名切實不如此使錯

立言最難伊川窮一生之力著一部易傳多是自己
的易還不是周易的本義春秋只解到桓公十年
已有繆誤隱公不書卽位穀梁義例甚明却廢不
用而曰外不受命於天子內不受命於先君然則
書卽位者皆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者耶桓公又書
卽位何以解乎至春秋序卻做得好其他議論好
處甚多不可緣此等一二處便槩行攻駁也若句
彈字議除是孔子方一字不可移易孟子便有可

疑如臣視君如寇讐聞誅一夫紂之類皆似太險
又如取之而民不悅則勿取文王是也文王由方
百里起是以難語意皆微欠圓成文王服事終身
何嘗是要取殷見民不悅而止又何嘗有意圖王
迫於國小以致事業不成至不動心章依然說得
妙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何等純正精
到

榕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五

並著而其教歸於正人心春秋善惡並書而其教
在於存天理自記

易春秋在五經中最奇其中條分縷析又皆是自然
之理日用眼前之事所以爲妙易虛而實空空洞
洞無所指定而天下事事物物形象變態無一不
備春秋實而虛有名有事各不相假然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天下萬世皆於是取則人情物理皆
稟律令幽隱微曖神明鑒諸信造化之精斲性命
之模範也

凡修一書必立意推戴何人做主詩經自當以朱傳
爲主綱領內便不應入詩傳序周易折中綱領采
程傳序者不敢主程傳也朱子說易之取象不可
盡以道理求蓋謂隨人隨事皆可以生解耳雖象
皆有根根卽是道理卻要知他原可以隨人隨事
求之也朱子此說畢竟是講易的定盤星尚書注
亦未有強於蔡傳者但多敷衍幫襯不能字字著
實其解天聰明二句云天之聰明非有視聽天之
明威非有好惡卽以本書作証天視自我民視天

榕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六

聽自我民聽何以見得天無視聽帝乃震怒皇天
震怒何以見得天無好惡其說之弊直使人把天
作糊塗物事全憑人以爲聰明好惡者然蔡氏此
等處都似還未見到根源所以未覺熨貼朱子說
春秋據事直書爲多未必盡有褒貶或不以爲然
不知朱子不是說全無褒貶謂未必如今人說一
字不放容都有褒貶耳道理却是寬寬的說好寬
些包得道理多寧可失出不妨若過密萬一失入
其弊甚大胡傳多不是聖人意你看朱子傳注文

義或有未當至大道理一絲不錯他人便大處錯
朱子議論人物規陳時事容有太剛過嚴處要無
不可見之行事者若胡傳說來一步不可移修此
三經詩當全用朱傳惟斟酌幾篇書半用蔡傳春
秋則當不用胡傳合者數條而已

五經六藝今止四經四藝而已經止易詩書春秋禮
卽在六藝中藝止禮樂書數射御已不講易將註
疏程傳朱義看過畧通大意一年可了詩將註疏
與朱傳看書經亦然春秋三傳註疏每種一年兼

榕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七

之禮樂書數不過十餘年無不通矣聰明人用十
餘年功亦不難便是許多年代無此人豈不可嘆
易與春秋多言天人之際學者治之易入於漂忽夫
道在唐虞臯陶爲帝者師其陳謨也以秩敘命討
歸之於天則春秋之旨也以視聽明威考之於民
則易之要也

光坡

今年夏秋閒庶幾將易解可改完一遍然改完恐仍
非定本也凡著書須要將那部書字字精神都灌
注得到以前看十翼似還可多說幾句近纔覺得

全無欠闕。經書實難看。卽如中庸。到如今看得還
有不愜心處。惟洪範似再搜尋。不出甚麼意思來。
至大學則不解。問不解處在格物無傳文否。曰。段
落難分。格致之義。朱子說一件格到十分便是格。
十件各格到九分九釐。亦算不得格。此最說得好。
那一釐不到處。便是本。知得本處。方是十分本。就
是明明德學問。固以存心爲本。卻又不是只守著
這箇本。就無事了。物有本末。須是從本至末。無不
理會。事有終始。須是從始至終。無不講究。方能知

榕村語錄

卷一 經書總論

八

所先後。若只守著一箇心。便落陸象山王陽明
路學問。問象山與朱子不同處。安在。曰。朱子爲學
先立志。主敬。以爲學問之地。而又加以學問之功。
象山只先立乎其大者。把心養定。便無欠闕。讀書
亦只檢切於身心者讀之。只要借書將治心功夫
鞭策的更緊些。不是要於書中求道理。所謂六經
註我。我註六經也。他看朱子不拘何書都不放過
於文義細碎處。皆搜爬一番。便道是務外逐末。都
是閒賬。耽閣工夫。問他竟將事物之理。全不理會。

不成曰。他是要心定。則靈明無不貫徹。不消零碎補湊。不知天地間無一非道理。只守一心。則理有未窮。性便不盡。中庸所以說至誠了。又說聖人之道。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略差便不是。故君子既要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存心致知。一面少不得象山。不可謂不高明。只是少道中庸一邊耳。

某欲選詩解春秋。都有一見解。須體聖人意思。可以與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不爲二南便正牆面。不學詩便無以言。授之以政不達。便於四方不能專對。思無邪。皆是剛詩。凡例。管仲器小。八份雍徹。旅泰山。林放問禮之本。季氏伐顛。與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佛胥召。陽貨欲見諸章。便是春秋凡例。以此推之。思過半矣。

大學

大學者。大人之學。或以問朱子。朱子曰。成人之學也。今人多講得如孟子所謂養其大者爲大人之大。人非也。其實大學者太學也。今人於周官小司馬小司空等。皆知讀小爲少。卻不知大司馬大司空。

等亦當讀大爲太也。如大宰之爲太宰，小宰之爲少宰，其顯然者，則大學之爲太學，小學之爲少學，明矣。

朱子謂古者八歲而入小學，徧檢經書，無此語。惟白虎通中有之，據禮記所言，入小學年數參差不等，恐小小就學，須就各人姿稟，以爲遲早。白虎通之說未足爲據。清植

今人動言小學，只習禮樂射御書數，到入大學，便專講心性，從來無此說，不想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十

樂射御書數之文，節文二字，作何解？節是童子不知登降周旋，所以然之故，但習其節目，文是童子不知禮樂射御書數，所以然之理，但誦其文詞，到後來成人時，便已熟慣，而知其用，日用而益明，精義入神，下學上達，不離乎此，非大學終便不提，起六藝之事也。

明德，指性不指心，明明德，合知性養性而言。鍾旺

朱子云：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德，是德乃得於心之理，非心也。大學章句解明德，乃云人之所得乎天

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卻似以心爲明德。若明德是心。則明明德不疑爲異。氏明心之說乎。故觀象中於晉卦大象注。改云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之理。具於心。而昭明不昧者也。清植

事物上之止。止有兩義。必至其極。一也。不復遷移。二也。然二者止一意。必至其極。則不復遷移矣。凡一事一物。斷置盡情盡分。便快然無憾。截然而止。白

大學或問中提出敬字以補古人小學工夫。蓋養育德性之功。小學已豫。故大學直截說起。其實定靜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十一

等字。卽跟小學說來。只應於定靜節。提明此意。不須添補。

大學首節。只言教人之法。在此三者。知以三者爲歸宿。便是知止。如知終身有正業。他事不能搖動。豈非定乎。到得定。旁邊雖有許多擾攘。我卻一意在。此。並不知有別人別事。豈非靜乎。靜後。雖置我擾攘中。我自安於我之事。豈非安乎。此是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乃格致以前工夫。不然。論語首篇卽言忠信。中庸開頭便言戒懼。豈大學獨始

於格致乎至能慮則格致之事能得則誠意以下之事

知止節朱子說得周折些因以知止爲在物格知至之後所以慮字說作處事精詳不云察理精詳以察理是格致工夫故也古人先有小學一段工夫聰明已開趨向已正故大學直從明新說起然畢竟有箇頭有箇根基立志是箇頭從心上打疊是箇根基此節便是此意知止者知道要做何等事何等人如此然後志有定向志既定雖旁邊有人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三

戲鬧都似不聞不見一般非靜而何既能靜雖走到戲鬧場上自然不被他引去只安然在此非安而何心至此於事理方能入纔可用格致工夫所謂能慮也理明然後可實體於身實措於事所謂能得也得之於己卽天下之理得矣意誠以下之事也注中志有定向心不妄動所處而安皆無可易只處事精詳難說五峰所云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義乃可精都全在此節內程朱不將此節作

頭竟像工夫只從格致做起。故陸王乘此以售其說。問知止亦在立志內乎。曰。知止卽立志的頭。畢竟知道這箇好心。方向著這箇如夫子志於學。亦是知道學好志於道。亦是知道道好。

子靜陽明輩攻駁格物。就是知止節頭路未清。知止若如章句說。何須又用定靜安慮許多字。面來贊他聖賢等閒。不輕說出定靜等字。定靜是爲學根基。只是有此根基。卻又要件件理會尊德性。是道問學之基。只是尊德性。又不可不道問學。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三

陸象山答趙詠道書。引大學從物有本末起。至格物止。引得極精。兩物字便是一箇把物之本末。事之終始。講究明白。便知所先後。未有知本末終始。而尚倒置從事者。知所先後。便有下手處。豈不近道。故下便接先後說去。心身家國天下是物也。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事也。本卽脩身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始卽齊家書曰。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知所先後。卽知本。知本便是知。

之至章句云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極如皇極太極之極是中間透頂處不是四旁到邊處極字亦有作邊際訓者如四極八極之類但非此注極字之義

格物之說至程朱而精然物有本末一節卽是引起此意物事卽物也本末終始卽物中之理也格之則知所先後而自誠意以下一以貫之矣象山陸子看得融洽未可以同異忽之

自記

朱子解物字亦言事物之理可見物字兼事也章句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一

函

表裏精粗四字似不如本末終始之爲親切然精卽本粗卽末表卽終裏卽始也大學除此處別無物字而道理又極完全以此詮格物之義則程朱之意益明而古注涑水姚江之說皆絀矣

自記

自天子句時文建極歸極之語固失之必曰君卿大

夫之元子適子與凡民之選造將來皆有天下國家之責亦曲說也天子有天下下至庶人亦有家便使終身無位行於妻子亦須是以脩身爲本此句是泛論話頭不必學校中人纔用著

自記

學問金要知本知本之學所學皆歸於一本格物之說鄭康成是一說司馬溫公是一說程朱是一說王陽明又是一說自然是程朱說得確實但細思之亦有未盡如云格物也不是物物都要格盡也不是格一物便知天下之物積累多時自有貫通處這箇說話便似子夏之答子游子游譏門人小子本之則無子夏只應答以灑掃應對進退正是培養他根本處人之初生天性未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使之入孝出弟一切謹愿後來盛德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一

五

大業都從此出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子夏卻說成君子之道畢竟先末而後本子游子夏都將本字看得太高妙卽如一貫章都說零碎工夫盡做到了只不曉得本源故經夫子點化便洞然無疑若其初不曉得本源日用之間如何用功果然如此多學而識正是用功處夫子何以截斷曰非也特其初要將一貫貫終乃貫於一耳以此起頭以此煞尾聖賢學問都是如此離了本便無末但不

可云只要本不須末耳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古本卽在其本亂一節之下。極有理。大學說誠正格致中庸說誠明。總是要脩身。卽是本舉而措之。則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矣。但看三代以後。一物失所。引咎歸己。實見得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道理確鑿。此等人能得幾箇。或云。知得此意。有何難處。如何便爲知之至。不知要知得到。非見得天性之本者。不能惟吾之性。卽天地之性。故自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參贊位育。都不外

格致語錄

卷一 大學一

六

此

問古本大學遽及知本。知至。難道朱子所云。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此段工夫。竟無耶。曰。此工夫。卽在知所先後。內事物皆格。至本末始終俱透。方爲格物之全功。大學恐人疑惑。知至。至字爲當窮盡天下之物。始謂之至。故又曰。以脩身爲本。蔡節末未有治者。厚薄。未有薄者。原者。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朱子說。格字卽是本字。一物皆格。此謂知之至。一物

之原本。今人說極字像四面都到的一般。非也。緣格物致知之義。首章已說明。故下面直接誠意說去。首章亦非致知之傳。大學如中庸只是一篇文章。一片說去。問窮理是極緊要事。大學言之不大略耶。曰。經文安能條縷講盡。如正心亦有現在。既往未來許多境界。大學亦只輕輕指點。而意自足。大學一書。二程朱子皆有改訂。若見之果確。一子定論。便可千古。何明道訂之。伊川訂之。朱子又訂之。朱子竟補格物傳。尤啓後人之疑。若格物應補。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七

所謂誠意在致其知。正心在誠其意。皆當補傳。案所謂誠其意者。經中文法。原一變。非無緣故。且以誠意爲八條目之一。亦欠輕重。不過節次只得如此說耳。如明善誠身。中庸雖與治民。獲上信友等。一例說。然豈可一例看。明善卽格致。是誠意中事。到得誠意。則正心修身功夫。皆到。只隨時加檢點耳。古本原明明白。特提誠意。誠意總言。卽是誠身。故章末便及心體可見。

語類中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一段說格物甚

王陽明因格竹子致病。遂疑朱子之說。豈知朱子原未嘗教人于沒要緊處。枉用心思也。人與物本同一性。禽獸真心發現處。與人一樣。或止一節。比人更專篤。這箇是萬物一源的。所謂本也。子思孟子不說格物。而曰明善。曰知性。正是大學知本之意。說到性與善。則程朱之說。愈顯然明白。而包括無餘矣。

聖人說出格字物字。已包盡各條件。但其歸必以知本爲知至。朱子之說。與此頗異。然不照著他說終

格村語錄

卷一 大學

大

一 不能知本。其言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又謂如身心性情之德。人倫日用之常。天地鬼神之變。禽獸草木之宜。實盡格物之義。陽明攻之非也。朱子原以身心性情居首。並非教人於沒要緊處。用心其實身心性情之德。果能窮本極源。人倫日用。能外是乎。天地鬼神。禽獸草木。能外是乎。只是經文已備。不消補傳耳。

伯安以格竹子爲格物。原非朱子本意。今人講格物

便如此說。反爲姚江所笑。只以擇善明善知性等
糊之。便自了然。天下之理。皆是吾性。所謂擇善者
如申生之孝。可謂非善乎。但不能中庸。不可謂至
善於善之中。擇其尤善者。卽中庸也。故又云。擇乎
中庸。擇善而後能明善。見得此理。內外無間。天地
萬物。與我同一仁義禮知。便是格物致知。便是明
善知性。佛氏亦知于本體上求。但所謂性者。乃
靈明知覺。而非理也。善乎先儒之說。曰佛所謂性。
吾儒所謂心。佛所謂心。吾儒所謂意。蓋彼所謂性。
指知覺。所謂心。指動處耳。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九

誠意章。歷來講者不明其根。便是失於以意爲善惡
之念。豈知是念也。非意也。意便是有箇張主之名。
故須貼好惡說。不可貼善惡說。好善惡惡。人之秉
彝。致其知者固有。卽未致其知者。亦豈全無。但其
好惡有實與不實耳。不必一片僞妄。而後謂之不
實。卽心中有不好不惡者。與好惡雜發。便不算。是
徹底實心矣。旣無徹底實心。便無徹底實事。如此
則其好善惡惡之發。便虛而不實矣。虛而不實。是

自欺其好善惡惡之初心不能快其好善惡惡之
初心也。此實字且對虛字看。不必就對僞字看。纔
虛而不實。便是自欺其初心矣。至於虛便生僞。自
欺便至欺人。如下文小人之厭然揜著是也。總是
一箇苟且徇外爲人之根。自微而盛耳。凡人言而
不踐行而不終。是言行之不實也。言行之不實者
人得而點檢之。若發動之意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知。其實與不實。惟有自己點檢得到。于此慎之而
禁止其自欺。則所發者無非實心。無非實事。此之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三

謂誠其意也。從來講解謬誤多端。朱子於此管注
亦數更其本。至易箴而後定。日記

誠意章從朱子後總說不明白。守溪亦只隨常說
是。崔灘說得瞭亮。誠意之意。卽是好善惡惡之
非善惡之念也。好善惡惡。自途人至於聖人皆
之。只是人不能誠。已好善矣。卻不能如好好色。則
好之中猶有不好者存。而不能求必得之矣。已惡
惡矣。卻不能如惡惡臭。則惡之中猶有不惡者存。
而不能務決去之矣。夫好善惡不善。是自己明知

其當好當惡卻不肯好之惡之以至十分真實非
自欺而何果能真實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乃爲實
用其力此處誠字且莫對僞妄說只對虛字說自
欺只是不結結實實的好惡到十分尚未到如下
面掩著欺人以至僞妄也鍾僑云如此則好惡非
意之第二層乎曰就是第一層善惡屬念不屬意
志意念思等字要分得明白志字屬好一邊最是
光明的說到志大約是志於賢聖功名道德意亦
近好一邊人心靈明有主意便要好至念則紛然
念是起頭思是深入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三

其擾起滅無時思則於念加功詣其極窮其變矣
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也不必定由致知來亦有不讀
書人其好惡真摯不可謂不誠者只是由致知來
更較親切獨知知字卽致知知字實與不實實到
幾分與不實有幾分自己未有不知者若致知的
人其獨知處更自不同萬曆庚戌科此題文亦有
見及此者但卽以謹獨爲致知又不是致知只是
窮理謹字卻兼省察克治在內朱子語類中有一

處言慎獨爲誠意之助。助字或係訛誤。而陸稼書與四舍弟皆堅執以爲誠意有正面工夫。謹獨所以幫誠意。如此則兩謹獨皆幫助的工夫。惟末節誠意爲正面。豈有此理。

汝楫問心正已到至處。如何又說先誠其意。曰。要曉得此條目。都是搜根語。國者天下之主。家者國之主。身者家之主。心者身之主。意者心之主。故曰主意。如船是心。意是舵。工一般。意與念字。思字不同。念有善惡。思有邪正。意是立意。要這樣。所以朱子

榕村語錄

卷一大學

三

說意字從性善說來。意雖有爲不善者。乃是輾轉歸到不善去。其初所發。未有意要做惡事者。故意只好說好善惡惡而已。但是既發好善之意。少間又覺得善。亦可不好。漸漸淡來。而初發好善之意。虛矣。既發惡惡之意。少間又覺得惡。亦可不惡。漸漸輕了。而初發惡惡之意。虛矣。是不誠。是自欺。必狠用力。務決去。而求必得之。有所好。必好到十分滿足。而初發好善之意。始實。有所惡。必惡到十分滿足。而初發惡惡之意。始實。人君名爲敬賢。而

實未嘗敬到十分。其敬賢之意未誠也。欲去不肖而實未嘗去到十分。其去不肖之意未誠也。故曰王道本乎誠意。

讀書最怕的是無疑。道理本平常。看去不過如此。其實進一步。又一層。向會問某人誠意。草有疑否。曰無疑問。其解曰。意卽是動念處。誠卽是無妄。無妄其念。便是誠意。如此解。似乎明白。其實不然。念頭是無主的。意卻比念有主。志又狠些。故曰有主意。意惟好惡可言。人性皆善。好善惡惡。不必致知的人。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重

都有此意。誠未對妄說。且對虛說。平常人起一意思。漸漸的虛軟了。如草木不結實一般。有箇好意。又起箇亦不必然的意來攙了他。漫漫的淡。淡到與無此意一般。後來遂流爲妄。又流爲僞爲詐。惟實有此意。才實有此事。曾子追究其無是事之根。只是其意不曾親切。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實實務決去而求必得。此之謂自慊。慎獨卽誠意。獨乃意之處所。如言人得而聞。行人得而見。意惟獨知而已。慎者誠之下手。頭也。問正心工夫如何。曰。

朱子謂更精細。如好所當好。而過於好。惡所當惡。而過於惡。畢竟是涵養不到。有走作。某意以爲誠意如戒慎。正心如致中和。誠意工夫精熟。卽是正心。

誠字有對妄說者。有對僞說者。有對虛說者。自己不好的念頭常起。以爲不見之事。何妨。此便不是真心。爲善是妄也。本來不實在爲善。卻遮遮掩掩。借以欺人。是僞也。起意本善。中間夾入。亦可不必然的意思。則不能滿其初心之量矣。這是虛章句。卻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言

用虛之一說。至下節拚著。方說到僞妄。有人問王陽明。白日不想做的事。夜間又嘗入夢。何也。曰。畢竟是念頭未斷。其未見之事者。不逢其會耳。你可曾夢見攜鋏錘往人家鑽孔偷盜否。曰。不曾。曰。可見必不做的事。便不入夢矣。此是妄念不除也。朱子用虛之說。可以包此。初是妄念不曾斷。中間雖有好意。亦夾雜而不能自慊。以自欺。既自欺。便率至於欺人作僞。使此意滿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妄與僞皆無矣。朱子此章。及中庸天命章。尊德

性節論語一貫章點爾何如節周子太極圖說論
注皆孔孟傳心之要

誠於中形於外某意不必說小人亦誠中形外竟是
反找語氣根上何益來言如此可見誠於中方形
於外不能誠於中雖外面假著其善終不能使善
形於外也則何益之有哉

自明自字且不必對新民說因有明命峻德之云疑
若有加於性分者故言不過皆自明已德耳非有
外於我非有加於我也自記

榕村語錄

卷一大學

壹

邦畿千里三段是釋知止一節之義首段釋止字次
一段釋知字三段釋靜安自記

止字本在事上說然必本體無有不盡故能立事理
當然之極則止至善自須兼體用乃是易艮卦有
不見之止體也又有止所之止用也况所引穆穆
之詩以穆穆發其端而終以敬止卽周子主靜立

人極之意自記

與國人交止於信說來卻與爲君止仁相似前人因
此乃謂是他國邦交如虞芮質成看此數句文意

卻是非說君當止仁。臣當止敬。父當止慈。子當止孝。與國人交當止信。交字泛就朋友說。不必著衣。

文王身上。

清植

射角有條理。講學者必條理分明。故曰道學。玉石皮

面上有一層粗厲。脩身者必變化氣質。使歸於純。

故曰自脩。

清植

問先生謂誠意之與正心。似戒懼慎獨之與致中和。其說嫌于史伯璿分戒謹與致中和爲四項之弊。曰這不同。誠意者實意爲善去惡。正心則工夫純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美

熟了。誠意有似于不自私而用智。正心有似于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戒謹工夫到得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方是致字說與戒謹不同。也不是說得全無進步。也不是史氏之病。在分境地。有箇不睹不聞。又有箇無思無慮。有箇念慮之微。又有箇應物之際。便大差矣。有說正心無正面工夫者。亦不是。就如脩身正衣冠。尊瞻視。三千細行。八萬威儀。何一可以不做。齊家亦有齊家之事。治國平天下。更有許多禮樂兵刑之事。只是意一誠。都以此爲

根如崑崙一源凡九州之水千枝萬派放乎四海
總是此貫注

時講於有所二字便說作心病有所與下章之其所
一例此處未有大病痛但人心纔發便易至於失
正要看此心字與下章人字皆指常人之心言也
注中人所不能無及或不能不失其正語甚虛活
又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是言心之體本無不
正到有用心便或有不得其正者非謂不得其正
專是用而不累於本體也自記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三

因在常人身上說故著忿懣等粗字面聖人則只說
得喜怒哀樂此節是要無欲故虛下節是要有主
則實其實則一而已自記

先忿懣者怒最易發而難制也次恐懼則以禍患卒
至易失其常次好樂便從容憂患不過慮及子孫
之類益寬緩矣

忿懣親愛等弊一曰蔽於理一曰累於私知至則理
明意誠則私祛正心脩身根源皆從致知誠意而
來但加涵養省察之力耳自記

時說指定治國爲爲君者。故於事君事長使衆須說
是教國人方通得去。遂令孝弟慈一層屬事君
事長使衆一層屬國人。幾不成文理矣。不知有治
國之責者。豈惟天子諸侯。凡大夫士皆是也。三句
便與孝經君子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
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只是一樣口
氣。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不能事君事長。又
將何以治其國乎。自記

老老長長恤孤字義與孝弟慈自別。蓋皆指施於國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三

者言也。言一國感應之效。見乎天下不外乎此。爲
國與天下所爭。只是遠近大小。如以矩度物。得其
一角。則四面準是矣。自記

平天下在治其國節。某說似較直截。明切。老老長長
恤孤。不是孝弟慈。絜矩亦不是使彼我之間各得
分願之謂。孝弟慈是家裏事。上言治國在齊其家。
故就家上說。此是平天下在治其國。自然該就國
上說。老老長長恤孤。正是治國之事。老老如養者
老以致孝。秋食耆老。養國老庶老。及異糧貳膳。月

告存日有秩。八十一子不從政之類。長長卽入學以齒。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之類。恤孤卽恤孤獨以逮不足。春饗孤子。孤獨者皆有常餼之類。上所老者卽國之老。所長者卽國之長。所恤者卽國之孤。國之老上爲老之。民有不興孝者乎。國之長上爲長之。民有不興弟者乎。國之孤上爲恤之。民反右倍上者乎。矩者曲尺。是四方之一角。國乃天下之一角也。平天下無二道。只絜此角而四方之耳。天子在王畿之內。不過是治國。至巡狩述職亦止。據其所以治國者以行賞罰。非治國之外。別有平天下之道也。下文有國者不可以不慎。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結末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仍結到國上。身之在家國天下。如算法之言圓心。故曰其機如此。又曰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曰機曰藏。皆以心之運乎中也。絜矩如算法之言方角。舉一隅以三隅反。有一角便可

以知四角也。

時說以民之父母作頌祝謳歌極難得之美名立論

豈知平天下者原有父母斯民之責必如是而後
稱耳民愛之如父母則其自然之符也

自記

忠信恕三字須看得分曉如盡吾孝慈之心忠也老
老幼幼實見之事信也老老以及人之老幼幼以
及人之幼恕也信與恕亦可就一事上看如所求
乎子以事父其本實心以事父處是信其推實心
以事父處卽是恕

自記

巖問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大道卽絜矩之道
否曰卽是絜矩之道問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曰如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一

三

這箇盤子既是盤子便道他是箇盤子豈不是循
物無違若說他是箇孟子便不是循物無違

問忠信曰發己自盡爲忠以實心言循物無違爲信
以實事言忠如要東不肯西要西不肯東以實如
說東卽往東說西卽往西問有忠有恕又有信莫
是信居忠恕之間曰不說恕信卽實事說恕信卽
實理忠信所以進德文行忠信信皆指實理說忠
信有在文行之先者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非此
無以爲文行之基有在於文行之後者如五達道

所以行之者一也。

前輩多以恒是爲足國。以上文有財有用。下文府庫財觀之。或然也。張太嶽程文。劃然分足國足民義。

理尤備。自記

大學一書純是說道理。就是平天下章講到生財。仍說仁義義利。全不及制度。若周官周禮各自成書。正不必牽混。而自爲表裏。

德字仁字忠信字仁義字。俱在絜矩之前一層。所謂

王道本於誠意。自記

榕村語錄

卷一 大學

三

問平天下章以理財作桂。恐啓流弊。據臯陶謨。口在知人在安民。人君所統。臣民二者盡之矣。欲安民者。其要必由知人。欲知人者。其意只爲安民。凡章內所言人土財用。以及生財大道等語。無非所以爲安民計也。若以臯謨二語作此章桂意。似尤渾成。自亦說得去。清植

榕村語錄卷之一終

榕村語錄卷之二

上論一

論語想是門弟子如語錄一般記在那裏後來有一
高手鍊成文理這樣妙下字無一不渾

學而一篇首在於孝弟忠信以立其本而後親師取
友講學集益然不可爲外物所移奪故以不求安
飽處貧富及不患人知終焉首章爲此篇之綱蓋
先之以學則凡篇中所謂孝弟忠信重威及傳習
學文之類皆是也次之以友凡篇中所謂親仁無

榕村語錄

卷二上論一

一

友不如己以至就有道而正之類皆是也終之以
不愠則篇末之不求安飽無諂無驕樂且好禮以
至不患人之不己知皆是也學問始終大節目只
此三事而已日記

時習只是講習之事然並知行在其中者古人學校

四術禮樂詩書詩書便用歌詠頌讀玩索道理禮

樂則已有許多切身之事如禮之威儀樂之節奏

斯須不莊不敬如禮何斯須不和不樂如樂何故

程子時復思繹上蔡坐尸立齋之義朱子兼取之

自記

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似將兩節一正一反說

某意朋字與人字不同如夫子之友教四方而不

合於世無害其爲朋來而人不知也自記

以朋來爲取益人不知爲無位是講說差處自記

說春也一團生意樂夏也暢茂條達不愠秋冬也收

斂藏固非枯槁也生意都包在內又是發生之基

聖賢開口不離此理溫良春夏也恭儉秋冬也讓

則流行其中太和元氣也溫而厲春夏也威而不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

二

猛秋冬也恭而安太和元氣也

事親孝事兄弟則忠可移於君順可移於長故必無

犯上作亂之事而有以爲仁之本前後只是一意

不必云上節是資質下節是功夫也自記

巧言令色鮮矣仁下面數章有許多忠信話頭皆從

此引起自記

或疑三省不足以盡日用之事然爲人謀交友事師

雖只三事而忠信所以進德講習所以居業則爲

學之事備矣人於父兄尊長親戚之間不忠不信

者少惟汎爲人謀則有不忠者汎與友交則有不
信者又人情於未知未能之事則知汲汲求之既
得傳授便多不復溫習三事蓋就所虧欠處提醒
要將爲人謀與朋友交及傳字重讀便分明自記
道千乘之國章道理便與末章尊五美屏四惡者相
貫但此章以敬信爲本而及教養後章則先言養
教而推本於誠敬也節用愛人便是惠而不費使
民以時便是勞而不怨信便是欲而不貪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者誠也敬便是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三

使民不以時如不戒視成慢令致期之類皆是

自記

不孝則不能弟不弟則不能謹信不謹信則不能汎

愛不愛衆則亦不能親仁不親仁則又無以學文

也然孝又須弟弟又須謹信謹信又須汎愛汎愛

又須親仁力行數者之暇又須學文餘力是就逐

日功程說或謂此與四教文行不同固是略有大

小學之別然文正所以考行二者相爲終始自記

學則不固學字便是上二章所謂學者人若不端

深穩則不能莊敬嚴威雖有所學既不著己

關心必不能得之堅固也。此居敬爲學問之本也。主忠信則毫無外飾，豈肯臨深爲高，護過而飾非乎？此存誠爲躬行之本也。然誠敬又自相爲表裏，非敬則誠亦虛，非誠則敬亦僞。聖人爲學者言之，則須從矜持收斂處起，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自重威章前輩有立四柱說者，外須威重，內須忠信，取友須勝己，知過必須改。此一說也。費宏程文則以威重而後學可固，學之道如何在主忠信，在擇友在改過，此又一說也。又有重主忠信者，言必先威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四

重以固學而後忠信可主也。主忠信而後擇友，改過以進其德，此張南軒說也。某則謂威重節是主敬以爲窮理之要，下三節爲一段，是存誠以爲力行之本。人必此心提起，肅然凝然，方做得博文格物工夫，不然心之不存，隨得隨失，終無成就。人必內有誠心，而後友可擇，過可改，不然行事都沒根脚，擇甚麼友，改甚麼過。上一段是反說口氣，下是正說口氣。上一段正說，猶言威則重而後學可固，下言忠信主而後友可擇，過可改，所謂終日乾乾。

又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

學便是讀書。卽指詩書六藝之文也。此字不可拋空。大槩聖人說話都包得住。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都說全了。此章若說威重。忠信友賢。改過是四項。爲學意便不見。此却是敬爲講學之基。誠爲修身之本。這樣看便與德之不修章同。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以至論居仁由義。舍生取義。都只存得本然之良心便了。略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五

說得快些。孔子却要人先把心好了。纔講得學問。不然。饒你學問博洽。功業氣節。俱是無本的。所以說必有忠信。如止者焉。不如止之好學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主忠信。徙義崇德也。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云云。皆是此意。

溫如春。良如夏。恭如秋。儉如冬。讓則如元氣之流行。

於四時也。不特善爲說辭。可謂善言德行者矣。自記

程子說敬字不可與和字分。最妙。不和不足以爲敬也。詩言文王雖離肅肅。又言溫恭朝夕。又言溫溫。

恭人子溫而厲人最不可而上有冷氣子貢善言德行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一語而四氣俱備讓者禮之實蓋五行之土也溫又貫於良恭儉之中如元之統亨利貞也不溫而良爲坦率不溫而恭爲色莊不溫而儉爲鄙陋錯認敬字爲作意嚴肅便有許多病痛而不自知其患最大

三年無改章註說精矣然可謂孝單就無改說一說父在則志可得而觀故當觀父之志父沒則行可得而考故當觀父之行其志行之善者固當繼而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

六

述之矣卽有未盡善者亦未忍遽然改之繼述之道旣盡思慕之心無窮此所以爲孝自記

禮之用章重在和字蓋知禮而和則是得禮之意而其和也不流矣知和而和不能深知禮意而有見於和故或時出於禮之外而不可行自記

周末蓋有厭繁文而趨流蕩者未必不自拘牽瑣細者啟之此與學朱子之學者激爲姚江之徒無異陸象山極惡有子禮之用一章說話便可窺見其

心病處自記

因不失其親似爲仕進者說蓋所因緣以進身者故
下應以宗字孟子所謂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
臣以其所主是也又如春秋時家臣若冉求仕於
季氏者亦是信原期於可復而非義則不可復也
恭原欲遠恥辱而非禮則或招恥辱也因之則必
主之而失其親則不可宗也末三字俱應首一字

白記

就有道而正焉觀就字則知有朋自遠方來來字之
義蓋禮聞來學不問往教古之道也自記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七

無諂之反是諂無驕之反是驕皆是大病若樂之反
是憂好禮之反是侈未到諂驕田地自記

患不知人若照尹氏兼是非邪正說不惟與不患人
之不已知句難相呼應亦止說得明一邊若說不
患人不知我的好處却患我不知人的好處並可
以兼得誠一邊以上學而篇

詩三百章依朱子說則當以無字與毋通禁止辭也
言詩之爲教歸于使人禁止其邪思故雖有三百
之多而魯頌一言可以蔽其指也然謂作詩之人

自無邪思者亦不爲無理蓋詩爲夫子所刪則黜
棄者多矣其存者必其醇者也雖有鄭衛淫佚之
詩較之全編殆不能什之一則從其多者而謂之
思無邪也可矣執鄭衛之中亦有未必淫詩而朱
子姑意之者風雨青衿之類是也其詞意顯然不
可掩覆如桑中洧外乃爲淫詞無疑聖人所以存
而不刪正以見一國之俗化如此而其間尙有特
立獨行之人不以風雨驟其音不以如雲亂其志
則民彝之不泯可見而欲矯世行義者可以興此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八

聖人之意也彼謂夫子放鄭聲則不宜錄此者似
已然朱子謂樂教與詩教不同放其聲者樂也存
其篇者詩也聲入於耳感於心則不可以無放若
夫考其俗以究治亂之本極其弊以察是非之心
篇可不存乎是故鄭人之詩思無邪者僅耳而其
皎然有志操者則以淫俗而愈彰故曰舉世渾濁
貞士乃見鄭衛之存淫詩乃與思無邪之義相反
而相明蓋變例也自記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是從下半截做起不但無德爲

之根亦無禮教之施一切任其文法而已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則從源頭做來其躬行心得處固有過化存神之妙而其以禮爲治則所以納天下於君子之域者盡矣雖曰不廢政刑然政卽是禮中之約束條具刑則糾其悖於禮者耳故至齊之以禮處更無餘義不必又曰政刑以輔之也自記

有政故民可苟免任刑故民無恥心感於德則有恥循於禮則進善自記

免從政來非政但無恥而已無恥却從刑來大槩人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九

受過刑便多破臉易於無忌憚下有恥却根德格却根禮

志學章虛齋文提出天字大有識見不獨知天命是聖學大關鍵要想其志學時所志云何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最確我輩何嘗無志大槩以古名人自期所希者賢也程朱便銳然學聖人至聖人地步更高所希甚麼却是希天但看從心所欲不踰矩有何人能如此惟天爲然萬古千秋形形色色一絲不亂可知聖人之志直是志與天同

不惑不單在事物上不惑似孟子所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命似孟子所云知其性則知天矣又透上一層見得吾之性卽天之命耳順與不耳順只爭思與不思入耳便都融通然猶不是動容周旋中禮地位直到從心所欲方是盛德之至。

天命便是矩知之者知命也不踰之者至命也自記問耳順是如何曰神周於形有麻木之病者掐他都不覺無病之人摘一根毛亦知痛此神之周流也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以我們庸衆分量如何推測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十

得聖人分際然亦不可不體貼一番非知之難行之惟艱學者固是如此想上聖大賢亦是如此我們有讀那句書見得狠親切到得措之言行要仿天佛如書上所說便不能聖人雖是目足竝到畢竟自快些要得知行合一形神相應如乾坤合德實是難事顏子不遷不貳無情欲之累屢空而樂無境遇之累自然該與道爲一矣然還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卽如有所立卓爾不但是大段存所見是一事一物皆卓然見得簡至當不易的道理在

眼前及至臨事。還不能恰如其所見的分量。就使做到九分九釐。那一釐不是。便是踰矩。或過火些。過猶不及。仍是踰矩。從心不踰。如前人解。若故意大膽。皆合天則。此豈似聖人語。不踰原是剛剛的。能不過乎矩而已。然至此纔是形神相應。天人合一。道器一貫。理氣渾融。知到行。即到。目到足。便到。也不過。也不不及。恰恰如此。矩在事物上說。從字。卽讀本字。向雖心要如此。其如不從何。今從我心。之所欲。庶幾不過乎規矩。此從字與雖欲從之從。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十一

字又不同。顏子是欲有所從。所以末由。夫子是從其所欲。所以不踰。欲從從。欲字面倒轉。境界遂殊。聖賢說道理。都在日用事物上說。不說虛空話。如告顏子以克己復禮。顏子若不請其目。後人必說是在心裏克。乃顏子再請。夫子却說在視聽言動。上克如對子張問行。說言忠信。行篤敬。若無此兩句。後面參前倚衡。便不知說的是甚麼。難道果有箇忠信篤敬。參前倚衡。不過是言行間須臾不可離。忠信篤敬耳。今人說卓爾亦錯。空空底眼中見。

得箇物事及到跟前又不見了如此還是恍惚不曾實實見得顏子是工夫已到實有所見及至言行仍難到恰好田地如平時已知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至於怒時詞色氣象稍不能自然都是踰矩如陳司敗問昭公知禮昭公原知禮又是君子便曰知禮及聞巫馬期之言便說正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四面八方道理都完足不曾到聖人地位便不能如此不是別有奇特也

從心所欲者形神相應乾坤合德也顏子未到聖人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三

想只在此一息

自記

從心所欲是身體能從心之所欲形能應神形神合一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繫與此對此地位實在難說須求箇實在著落方好如有所立卓爾竟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工夫煉到有形有像如道家竟有嬰兒結成胎了只是不能合而爲一分明見得該如此言說出口來已差了些分明見得該如此行見於事又差了些聖人則所見如

此言行便如此形與神合便是天德說來像箇游
光掠影便不是。

生事葬祭事親之始終至於武伯守身之道也子游
教之以敬子夏教之以愛四條包得一部孝經然
本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敬愛有根而事之以禮皆
自此而推之言雖各因其才而理則通乎上下盡
此則爲孝子爲仁人矣。

助我起予此足以發者也不違則不足以發矣退省
其私亦足以發亦字有根發發明吾道也。自記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三

君子不器重在體上說用無不周是推出來的話言
君子不落在器上總在德性上用工夫你要求他
專長不得此是正意到後來無事不會却是餘意
如把餘意作正意竟似說多器備器不是不器矣
朱子文集必有所証驗而後實必有所裨助而後安

二語爲殆字下注脚。自記

問攻乎異端不知孔子時有何異端且那時異端頗
多所以刪書斷自唐虞凡洪荒幽渺之說芟除箇
盡只禮樂詩書春秋周易留在天地間皆斯須不

可離。至卑而不可踰者。雖一以人事爲主。而陰陽鬼神無所不該。此乃代天地而爲言。非聖人自爲之也。夫子曰。索隱行怪。吾弗爲之。其意可見。後來孟子又闢先聖之道。透底言之。至周程張朱闡發一番。幾如大路。然後儒尙復說差。所以審問慎思。明辨闕一不可。

人不服多是被錯的。一邊人故曰。舉直錯諸枉。多著一諸字。見所舉如此。而所錯乃如彼。則不特舉者服卽錯者亦無不服矣。經書中助字無虛下者。請植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十四

以上爲破篇

足則吾能徵。向來俱作找足之句。是感慨語氣。然玩味吾能徵三字。似便謂我自能證吾言。不藉杞宋也。

盡己之爲忠。獨於事君用之者。事君之人。以衆多故而不盡其心者多也。況有利害禍福之在其後。則益不盡其心矣。

或人問意。不是爲仲救解。蓋未知夫子小仲之意。安在故反覆求其說耳。儉乎。疑夫子或以吝嗇小仲

也。知禮乎。又疑夫子或以拘謹小仲也。後來講知禮乎。便把禮字當繁縟靡麗之稱。以爲是儉字反面。全不廻頭一顧章句。自記

問始作翁如。八音備否。曰。八音不能備。有四五音便。是古樂有四節。每節有三終。大抵每終皆有翁純。皦釋不必三終四節。旣而始具也。

翁如純如皦如釋如。只宜在氣象上說。初從何調起。而各聲相從。如家主在上。合家聽命。翁聚之至。是謂翁如就翁如之中。彼此相應。無所參差乖異。是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五

謂純如。雖純如。和也。非同也。宮自爲宮。商自爲商。不相凌亂。是謂皦如。然非彼此不聯屬也。有一氣相生之妙。是謂釋如。升歌笙入間。歌合樂。皆有此翁純橫說。是一套事。皦釋豎說。是一套事。樂以人聲爲重。歌是也。次之人氣管笙是也。鼓起管笙。堂下之樂。玉磬起升歌。堂上之樂。鼓所以節樂。編鐘編磬諸樂皆稟令焉。祝闈亦起止所用。問管何處用。曰。天子諸侯下管。卿大夫以下便用笙。管是堂下用。但不知亦三終否。無所考矣。

問盡美是說功。盡善是說德。曰註亦是約略如此。其實功也不同。征誅與揖讓自然爭差。古人都是實事。不似如今唱戲作偽。武王陳於商郊。俟天休命。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自是聖人本領。一戎衣。天下大定。垂拱而天下治。何嘗不盡美。到底有發揚駿厲之氣。與羣后德讓自別。

韶本是舞名。故左傳季札觀樂。言舞韶。箭大夏。大濩。大武皆舞也。魯國不傳聲音。止存舞。故夫子至齊始聞韶音。盡美章不可端說聲音。須兼聲容說。征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六

誅揖讓時會使然。舜豈能必定揖讓。武豈志於征誅哉。門人嘗舉此爲問。朱子亦云。吾著此語。卽謂時運也。若拘泥說便呆象。前輩作文多說成謂舜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這是說樂不是說人。從樂想見其人便好。從人說到樂便隔一層。又子謂二字。是記者槩括其辭。不是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云云。舜有臣五人。章五臣十亂。竝舉而未忽。由文王一段。與此正是一意。聖人

言語正與天地一般。以上八
附篇

富與貴章兩箇不以其道得之其意皆是說由貧賤
而得富貴上句若是本來富貴何云得之下句若
說作不以其道得貧賤覺得語氣迂廻些

問適莫解曰且如無可無不可惟義是從說問主謝
說爲是麼曰看聖人是一串說下宋儒因佛老有
打作兩截學問故如此說如克己復禮宋儒因有
克己而不復禮一等人故云克己了又要復禮覺
得夫子亦只一串說下看下四目只云非禮勿視
聽言動勿者克己也未嘗又說復禮工夫問想是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七

夫子時未有克己而不復禮一種學問故不說兩
層曰夫子亦似知有此弊故說得如此周密曰克
己又曰復禮

論語著語妙不患無位患所以立像有所以立而位
自致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像有可知自然有知
者豈不似有意求位求知其實人果能有所以立
及可知之實自然不把位與知放在心裏且引你
到那田地自有見處

問曾子平常工夫非忠恕乎曰自然是恕多曰無忠

做恕不出曰曾子隨事精察力行自是誠心如此
然如朱子早年以爲人生焉有未發時都是已發
又見程子性不容說之語以爲人真性藏在動靜
云爲之先是終身不發的此處本無功可用所以
不知涵養只在日用事物上求其合理故急躁刻
苦之意多而深潛從容之意少後來始見得程子
不是如此說日用間豈有語而無默豈有動而無
靜語時動時是已發默時靜時卽是未發此處却
有工夫敬以直內是也朱子前面用功豈不本之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六

於心却偏在一邊想曾子當先亦是如此

問一貫爲忠恕無疑但文行忠信主忠信其恕乎忠
恕違道不遠夫子終日教人豈至此方特呼曾子
而告之且曾子不知體之一是不知忠也忠之不
立則孝弟諸務豈作僞而行邪曰曾子隨事精察
力行都是零碎工夫故夫子爲提起頭領要看註
中一理渾然四字聖人之心渾是一團天理而泛
應曲當用各不同直是廓然大公物來順應曾子
若平素不會在忠恕上用功如何會知道夫子之

道卽忠恕忠恕卽所得力之處其因呼而拈出者
蓋一向知其爲隨事之體至是始知其體之二耳
觀夫子鄉黨一篇雖凡事都有成格然何一不本
於心想曾子旣聞一貫此後便心上工夫多了所
謂持志主敬涵養存誠是也大約未聞一貫之先
似強恕而行一貫是反身而誠

一以貫之一卽誠也子貢多學而識原不曾錯夫子
好古敏求信而好古多聞多見何嘗不多學而識
但多學而識而一以貫之耳問夫子告曾子子貢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還是爲他學問已將造到源頭指點他還是爲他
用工路頭差撥正他曰二意皆有故註中一云隨
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耳又云積學
功至而亦將有得欲其知所本也問一旣是誠如
曾子隨事精察而力行之豈無誠意者曰自然是
有誠意但未知大本大源之所在學問中原有此
境界但看如今學者亦有終日尸功講習躬行實
踐豈必是假儂然大本大源上實不曾見得奈何
所以中庸一書是道學的傳尊德性而道問學致

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敬義夾持。既要存心。又要致知。惟孔子是。如此做到頭。

幾諫章註引記文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則又敬不違者。正是不違父母之心。俟其悅而不犯其怒耳。非謂不違其幾諫之志也。又引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致疾怨。起敬起孝。則勞云者。正是不避熟諫之勞。非專以受撻之苦爲勞也。從來講家將諫意入在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

三

不違句內。而以勞專爲受責。似失註意。且於不違勞字勉強。自記

德不孤。必有隣。謂之隣。則數亦不多。鳴鶴在陰。幽隱之地也。其子和之。則非不同類也。若翰音登于天。則泛濫矣。以上里仁篇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當日子貢似在聰明才智上說。

朱子却用伊川評正蒙語。斷之曰。明睿所照。推測而知。一是從心裏照出來。二是從眼前窺向去。

如人在高處立。下邊皆見。一如在平處立。對面看。

見隔兩層便看不見。

焉得剛與焉得儉是一樣口氣。言根是慾不是剛。緣他或好名或負氣。外面振刷得與剛相似。故下此駁語。至程子推說有慾則無剛。是言外意。就如器小章推說到不儉不知禮便是器小。季路問事鬼神章推說事鬼神之道不外事人。死之理不外於生。都是言外意。

問山節藻稅照注說於事似濶明季黃氏將居蔡及山節藻稅二端俱作僭禮立論。何如曰。如此等便

榕村語錄

卷二上論

三

使朱子說錯。何關大義。明季人多緣此一二處便狂嘯衆生。最是習氣。饒使是僭。亦是其藏龜之室。僭爲山節藻稅耳。未必文仲之居皆山節藻稅也。注中原不害爲以僭立論。至因山字藻字。謂文仲借此爲龜游息。乃是俗儒謬解。注中無是也。清植

狂簡兩字都有好處。都有病處。以狂爲成章。以簡爲不知所裁者不穩。自記

匿怨而友其人。病根在匿怨二字。非欲人之修怨而直不友其人也。如上章夷齊不念舊惡。便是不匿

怨處不與惡人言。望望然去之。便是不匿怨而友其人處。此數章自微生高以後。皆重在著誠去僞。故繼以無憾無伐無施。而以忠信卒章。皆此意也。
自記

聖賢相隔分量。以爲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言之。尤謬。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無所容心焉。則非聖人不能與於。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一

三

此矣。以此意看程朱之說。纔得明白。自記

十室之邑。節註中生知對好學言。不對忠信言。夫子

固生知。又未嘗不好學。不單靠忠信。以上公治長篇

榕村語錄卷之三

上論二

不遷怒不貳過若只當作顏子所養之粹便不是答
應好學正而須知此正是顏子從事用力處也

自記

子游是已知澹臺之爲人而舉二事不是纔見二事

而概其爲人

自記

反之有心在奔而殿一而字當衆奔而獨殿非無心
居後者也反之無心在將入門一將字此時去敵
已遠可以先入反亦入矣惟居後之勢不得遽入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一

非爲是欲入未入以自見其殿也此處看不細膩
竝後策馬自明俱成巧僞

自記

不能敬遠是見不透不能後獲是心不純不先之以
務義先難却又無真見實功無所依據先難只寬
說不必粘定爲仁

自記

而舉

樂水章是分論知仁之德不是分論知仁之人世間

固有氣質備知備仁者然非此章所重之意卽以

所樂論之天下果有樂水而不樂山樂山而不樂

冰者乎又人皆偏重上卦知仁字某意欲側重下

一截樂水樂山動靜樂壽字蓋緣人多不得其性情之正而無以完其性命之理以所樂言之樂靡麗紛華者多矣以所存言之凝滯於物膠擾於物者多矣以所養言之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而以伐天真者多矣惟知仁者則所樂在山水心之所存動靜不失其時而養之所就有以順其性命而無所虧喪焉此所以貴乎知仁也口氣鄭重在下截許多好處不是以下截爲知仁兩字形容注釋自記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一

二

問智屬冬仁屬春如何說知者動仁者靜若云知者體靜用動仁者體動用靜朱子又謂動靜以體言何耶曰動靜二字拘不得如說形動心靜可也說形靜心動亦可也大抵知之爲知神明不測其體動也發用處却要收斂屬靜仁之爲仁一團生理敦厚篤摯其體靜也發用處却要周流暢遂屬動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禮卽文之切近處文於吾身必竟寬泛些須將切於日用倫常者體察之有之字禮卽在文中雖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略不

同然其理不二。

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聖人事也。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仁者事也。立是跬得起。達是行得去。清植

以上雍也篇

信故述好古。故不作。下句是上句之根。清植

默而識之。默字妙。是點點滴滴實求真得。無一毫向外意。清植

清植

志於道章。却重在上四字。道德仁藝。是現成語。須去志。他據他依他游他。若如時解。下三句便難說。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三

志字兼知行說。立志要與道合。定下規模做去。知行都有。至知上行上各有所得。皆是德。要守而不失。方能涵養。到不違仁田地。藝是小學便學習。但那時學得一件只一件。到此見得件件都是天理。洒掃應對便可精義入神。盛德之至。便動容周旋中。禮習於外者。皆是心之德。由心出者。皆合於物之

知

臨事而懼。對暴虎馮河。好謀而成。對死而無悔。蓋暴虎馮河。是無懼也。死而無悔。不計其成也。邵子云

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若只以斷字下注脚

未是子路對症

自記

富而可求章說不可指命不如說不可指義若富爲道理上可求之富如孔子之委吏乘田孟子之抱闕擊柝大舜之陶漁之類何必計名節之卑賤若義理上不可求的只得從吾所好下章所云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也委吏乘田孔子不妨爲之至女樂旣愛雖司寇不可一朝居卽此章之事跡也執鞭如古僕夫之類亦有官爵故謂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四

之士

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注云不圖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覺語意未圓若爲樂卽指韶何不說不圖韶樂不圖舜樂而云爲樂且爲樂卽韶斯字何所著落爲樂只當指凡作樂者說言不料作樂一事妙至於韶也斯字方是指韶猶看人文字言不料文字一道做到此篇之妙若說不料君此文做到這樣妙是輕忽其平日做不到此矣語吻全別

再轉怨乎一問蓋恐夷齊之行雖高或出於矯情徇

名而心未能免於幾微悔恨是道理未能十分是當故不無可悔恨處也不是以私心窺古人時講以失國爲悔恨毫釐千里自記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亦非夫子提出爲教當時學校本以四術教士夫子時時爲人講說耳禮卽包樂在內三者亦有次序詩書在先禮在後博以文而後約以禮之意

詩書可以講誦而禮必須習夫子於門弟子率之習禮而雅言於禮必曰執者以此朱子謂講求數日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五

不能通曉記憶者如其法習之半日卽熟是也文行忠信却是信字難說說是實心恐與忠混說是實行又與行混大概是從言上說其言如此按著事理去考驗他却一些不差所謂修辭立其誠也忠不是寂然不動與中和之中不同忠訓盡已又訓發已自盡旣謂之發謂之盡可云不動乎如泉流一般潤濕未形者中也其已有發動但尚源而未流是忠也忠是此心之發一意肫切披肝露胆還論不到理上來至信方循是理而無違文是實

學行是實事。忠是盡實。心信是循實理。

忠信乃爲學之本。而列於後。可知四術造士。三代之

所共。以文會友。古之人皆然。彼直指本心。狂嘯衆

生者。非夫子之教也。

自記以上述而篇

泰伯逃後。更王季文王。又百年。而商始亡。商之必亡。周之必王。泰伯烏乎知之。況王季文王未嘗革命也。泰伯如傳序而行。王季文王之事。亦孰能禦之。何以逃爲。故知太王欲翦商。而泰伯不從。乃史者之誣。天子所謂三以天下讓者。美其讓國之無跡。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六

由周後日受命。而追論之。故謂國爲天下耳。

自記

泰伯至德。只宜就讓國說。天下與國字亦通用。太王

翦商。是詩人推原興隆之由。實自太王始耳。太史

公遂云有翦商之志。乃是亂說。太王遷岐。孟子謂

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方自顧不暇。豈得便有圖

度天命之心。狄人尚不與爭土地。而反思伐商。必

無是理。太王不過是尋常愛少子。泰伯窺見此意。

所以處之者。却比夷齊尤善。所以稱爲至德。泰伯

若明言要讓太王。偏愛之失已顯。季歷之受之。

也難安。惟招呼仲雍，托言採藥而逃。太王無偏愛之跡，而季子有不得不立之勢。當時竟不知其去之故處得渾然無迹。故曰：至德若伯夷之讓，便使叔齊不能正其位。孤竹君之偏愛，復不能隱。比泰伯不如遠矣。故夫子稱夷齊，只曰古之賢人。又曰：民到於今稱之，可以對照。夫凡事處得有聲名，就有弊。

聖賢言語都兩面夾出一箇理來。如所貴乎道者三，辭氣要求新奇，必至背理，恐怕背理，又太凡俗。容榕村語錄卷三上論二七。貌要戒急暴，易至怠慢，要戒怠慢，又急暴了。慢不是驕慢，乃怠惰也。顏色似無兩層，然正字便與信字對，正字與出字動字不同。人顏色要嚴正些，便像裝模作樣，是不信，要老實直率些，又覺得無肅然整齊之意。曾子語皆平實周密如此。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不是見得我本能本多，故意爲此以示謙德。如今且莫說是高明人，卽平常人聽我們說話，有他不懂處，便是那句話有毛病。做一篇文字與人看，人有疑處，便是那文字有

毛病天聰明無人不可顏子實見得他雖不能
他所能而我不能處他雖寡有我所未有處有一
件沒有便是無有一毫不堅實便是虛都是實理
堯舜孔子傳派本是如此

聖賢著語妙說臨大節而不可奪可見非大節便可
奪不特自己不是處當改以從人卽是矣或與人
情不便有可曲全處正不必固執若大節斷不可
奪奪便萬事瓦裂矣

興於詩章不是先讀詩了始習禮習禮了始學樂四
榕村語錄

卷三十一論二

八

術原是自幼用功只是得力次第有此幾層如夫
子之志於學又云志於道卽興也到得三十而立
據於德方是立至其終渣滓消融德器成就方是
成泝其所由興是得之於詩立是得之於禮成是
得之於樂

樂內卽包詩禮聲音以養其耳詩也采色以養其目
舞蹈以養其血脈禮也興詩止舉其辭而已立禮
只習其數而已至樂則融通浹洽到熟的地位故
自古學校之內皆以樂名官唐虞時爲典樂夏殷

爲樂正周爲大司樂其歌永言等卽詩也直溫寬
栗等卽禮也

白記

若聖與仁章定然有人謂夫子竟是聖仁故夫子云
云如吾有知乎哉亦然大約論語多是記錄文字
多剪頭去尾張橫渠解吾有知乎哉如洪鐘無聲
扣之輒應惟其一無所知始無所不知朱子恐其
說有弊因改從平實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帝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九

王立許多法制學校師儒無非欲民知道理得令
大家皆知有何不可錯解便可到老莊田地故朱
子把可字當能字說蓋上面必有人欲凡民都使
之知的說話故夫子云爾民字當重讀民自有秀
者將爲士大夫如何不可使知此謂愚民耳且教
他由由得熟自然也知道些非不許他知

二年學不至於穀是言三年之久實下工夫不分心
於名利而今闢牘皆云學至三年便可明體達用
用世有餘而尚不至於穀爲不易得學問豈有任

時雖以孔子之聖自志學至立尚須十五年如何
三年間學便勾了。問是說學至三年心不分不是
說學至三年學大成曰。此是毫釐之差千里之謬。
四書最難講。至平常的字面講起來便有許多意思。
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二句。注云。不篤信則不能
好學。然篤信而不好學。則所信或非其正。不守死
則不能以善其道。然守死而不足以善其道。則亦
徒死而已。蓋守死者篤信之效。善道者好學之功。
迴環解來。其義無盡。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尚有可
入可居之邦也。倘天下無邦。則若之何。只得銷光
匿影而隱。倘欲隱不得。奈何。如當日世家子弟。生
長公族。將往那裡去隱。只是不做官受窮受苦便
了。這便是守死。不是死了方是死。有道都是陪說。
重在下截。危邦亂邦。恰好該說邦字。到天下是統
言。就換天下字。至於隱之不得。只不出仕。不消說
到天下。應只說邦。便又換邦字。

夫子不單贊堯而言堯之爲君。則首句不可畧過。惟
夫爲大。單主形體言者亦非。白記

大哉堯之爲君章上節法雖以德言然德字已包業
在內蓋兼體用言也無能名者非淵微神妙不可
窺測之謂謂其不可以一善言不可以一端舉蕩
蕩乎無所不包如天之廣大無不涵覆形容不足
盡其蘊悉數不能終其物耳末節是就中舉其可
見者來贊嘆蓋成功文章極其魏煥雖有可見之
迹然亦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之不可繪畫則亦
卒歸於無能名而已下節卽申上意非謂德不可
名業則可見作兩截話頭又非謂業雖可見德仍
不可名抹殺末節也注中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
者此耳猶言堯難名之德此其可見者也自記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一

十一

問舜有臣五人章忽然說才難忽然說文王語意何
甚不倫曰此卽盡美未盡善之注脚也夫子論人
多不肯直斷於本朝事尤抑揚婉轉然其意固顯
然也明說周之治可比唐虞但舜揖讓而武征誅
其爲治根本有不同者然文王之世三分有二猶
以服事殷周之德亦可謂至德也已矣見得若使
文王爲之必不止於此也問文王當日伐崇伐豳

作都於豐竟自滅其國而取其地尚爲守臣節乎
曰文王從羨里歸凡可以救民者竟救了倘再遲
幾年天命人心皆歸文王自然亦有不能避武王
言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若文王無此事武王斷不
造作以誣其父但是文王做來畢竟不同不露聲
色處得不覺其胸中原無私利之意不須暴白人
自諒之武王便有英氣那些話覺得發露已盡孔
子不肯輕以聖人許人惟稱堯曰同天稱舜曰德

榕村語錄

卷三十一論二

三

爲聖人周公雖未嘗明說是聖人但觀其夢見自
然許他是聖人了至論武王尊爲天子數句與舜
俱同但刪去德爲聖人一句於湯亦不曾說是聖
人與武竝舉大約聖人與大賢做事不同得狠周
公聖人也伊尹大賢也伊尹便覺得詫異下手甚
重其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子弗順詞氣
何等嚴厲何如使成王自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
子冲人弗友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親近其氣象大不侔矣伯夷之讓與泰伯不

同亦是如

以衣食二字照來則清洫須與宮室相關況禹是平

水土定民居者稼穡乃后稷事今人講來是農師

矣注正經界備早澇不過是解清洫字義自記以上泰伯

篇

純而從衆是易小過之義拜下違衆是易大過之義

清植

閑邪是要存誠絕四後畢竟非無物者自記

毋意則無所喜毋必則無所樂毋固則無所怒毋我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三

則無所憂故曰復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也自記

太宰者與是疑辭子貢固字是決辭太宰何其是端

辭子貢又字是兼辭太宰以多能爲聖合而爲一

子貢分開隱然有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意天縱本

不甚重天字說得太張皇又字便轉不醒

固字對與字言夫子是聖無疑也又字對何其字言

夫子是聖兼多能不可專以多能爲聖也因子貢

之言雖高而猶未能泯乎多能之見故夫子索性

一撤除曰多乎哉不多也自記

時講都將天縱狠說便不得口氣又說聖是天縱的多能是夫子添上的豈有此理固天一斷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一氣讀皆天縱也將聖是破夫子聖者與太宰問夫子竟是聖人了麼子貢說聖何消說乃天縱之將聖又多能是破何其多能也太宰以爲不是聖如何這樣多能子貢說聖又加之多能耳朱子舉太宰子貢夫子三說問誰道著門人皆舉夫子朱子云其實子貢說得著夫子又是收緊教人意觀孟子由可欲之爲善一善字直到美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十四

大聖神零碎事物就不知些何碍爲聖而孔子却兼之太宰知我乎不是說子貢不知我乃是虛語言太宰知道我多能的緣故麼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耳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聖人何嘗盡要多能來其意原與子貢同却將子貢拋開所以爲化工吾有知乎哉不是自謙若上面說一無所知下面又說精粗本末盡其底裡而告之上下不相應其詞

一不近情理此節知字就不同蓋指點人語記日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人說有一副當知解應

付人問非也。凡有一事，各有一理，卽鄙夫空空，其
來問必有他所疑之兩端，我卽剖析其兩端而告
之，盡語氣如是，兩端不是本末精粗之類。凡問必
有兩端，若是歸一，則無所疑矣。觀其字可見。卽問
之兩端也。空空卽指鄙夫。聖人重切己之學，好古
敏求，多聞多見，都要歸到身心上，所謂自得之則
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
其源。有此源頭活水，則取給不窮。與那一知半解
者不同。聖人一面不欲人落於虛空，一面不欲人
滯於口耳。要人步步踏實地，滴滴歸到源頭上來。
故屢屢指點人。此章求其實，便是女以子爲多學
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淺言，卽君子多乎
哉，不多也。精粗本末意，倒在竭字裡。卽是擊破意，
不是反叩問者。

高堅前後，單說聖道之妙，不得乃自己身上光景，是
未到的。卓爾之立，卓爾是已到的。在前之瞻也。顏
子云：夫子步亦步，趨亦趨。夫子絕塵而奔，而回也
蹊乎。其後數語便是注脚。

仰之彌高四句。某有一解。高謂不可攀。堅謂不可入。瞻前忽後謂不可及。卽步亦步趨亦趨之意。如此說須將高堅說是知。瞻忽說是行。博文便照高堅說。約禮便照瞻忽說。

博約兩字。自前輩多說錯。博說是萬殊。約說是一本。不知文中亦有萬殊一本。禮中亦有萬殊一本。如何分得。如書中所載之事物名象萬殊也。其理則一本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萬殊也。使人莊敬其身心。則一本也。博者恢廓其聞見。約者收束其身。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夫

心博是開廣。不是繁多。約是繩檢。不是約少。兩我字方著實。卽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是如此。惟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約字是少字。不與此同。

欲罷不能一條。緊應前文。欲罷不能。從善誘來。旣竭吾才。從博約來。如有卓立對高堅前後說。至於欲從未由。則又是一層。高堅前後雖有博約之方。善誘之教。而亦無所與其力。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者也。自記

顏子學問正在兩欲字。雖欲從之，仍是欲罷不能。末由也已。仍是既竭吾才，雖是大可爲，化不可爲。然却於此處見他不惰處。好學處。拳拳服膺處。文王望道未見。孔子何有於我。我無能焉。亦是此等意思。某因看這一章書，悟得從心所欲從字，亦不當如平常說所欲，卽首節志於學之所欲也。本來要如此如今，可以從我所欲而不過乎矩也。問不過亦有分寸，剛能不過，不是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的說話。曰：然如此看，就是孔子八十九十，還可以有進境。聖人若斷了工夫，便不是聖人。此是腳踏實地話。大凡讀經書，須知此意。高一層看聖人，便不是。只要低將下來。低一層，正是高一層。顏子仰鑽瞻忽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不著實地看，竟落禪家機鋒。

問自衛反魯章是雅頌得所，而後樂正乎。抑樂正而後雅頌得所乎。曰：這都是不明白樂。故有此疑。難道歸重一邊去說不成。樂正豈獨詩一切聲容器數皆在所正，方可云樂正。然詩言志，歌永言，聲依

永律和聲則詩乃樂之本若雅頌不得其所便有
秦肆夏歌雍徹之事如何得樂正夫子使之得其
所是樂正之大者故提出說

樂之聲容器數自然一一都要正但樂中一件最大
事無如雅頌所謂不得其所者亦有二篇章殘闕
失次一也所歌之地與時乖亂二也如今亦不知
未正時是如何已正後又是如何都無考據只是
據理說不過如此

某園山賦中說水源一滴處是心源不斷若記問勦

榕村語錄

卷二

上論二

六

襲如溝澮皆盈泗可立待問天一生水惟水似天
命正脉夫子取水正是此意曰然不舍晝夜夫子
元自有不舍處

後彫二字須說得意思大些方好如禮壞樂崩一人
獨守著禮樂舉世皆尚功利一人獨守著仁義孔
孟卽所謂後彫者重知字作感慨語便是亂說聖
人語言沒有不著實事而作空語者且此章本極
和平非激烈語問不言不彫而云後彫何也曰松
栢幾曾不彫却是新葉生時舊葉始落人都不覺

故云後彫。聖人下字如此斟酌。問以喻君子。却於後彫何取。曰。後彫字自因松栢而下。以喻君子。如三軍敗時。一人殿後。是云後敗。豈必問其終敗乎。詩所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近之矣。如云非歲寒。不見得松栢本領。難道孔孟得行其道。反不見得孔孟本領耶。

歲寒章說成殺身成仁。百折不回。恐不是聖人之意。松栢非不彫也。新葉已生。舊葉徐落。特後彫而不覺耳。淺而言之。如人家門貴盛。忽而貴盛者死。

榕村語錄

卷三 上論二

九

子孫尚小。便覺彫敗。使子孫都已發達。彬彬濟濟。老者化去。門庭如故。便都不覺。所謂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也。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何嘗不。是不當說成死難。如此是必死。不是後彫矣。謝氏云。欲學者必周于德。便說得好。後彫竟是生意。不斷的意思。以上子罕篇

褻裘長。狐貉之厚。長字厚字不可畧過。要緊對褻居字看。若禮服。則趨踰升降。俯仰進退。須稍從輕短。

耳。自記以上鄉黨篇

